

海淀史地丛书

十方普觉寺

樊志斌 ● 著

邇亦無間也。今司設監左監遠傾圮廻發心稍累次賞齋至五華觀南至門頭村西至平縣香山鄉民侯增等地二寺易頽圯全教命曾源司

寺易頽圯全教命曾源司

海淀史地丛书

十方普觉寺

樊志斌 著



通亦無間也。今有設監左監
遠傾圮。通後
至五華觀。南云
平縣香山鄉。侯增等。地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方普觉寺 / 樊志斌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海淀史地丛书)
ISBN 978-7-5203-0113-8

I. ①十… II. ①樊… III. ①寺庙—介绍—海淀区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691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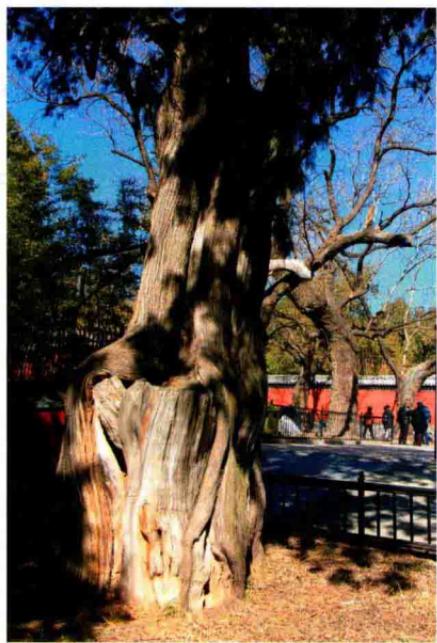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特约编辑 哲伟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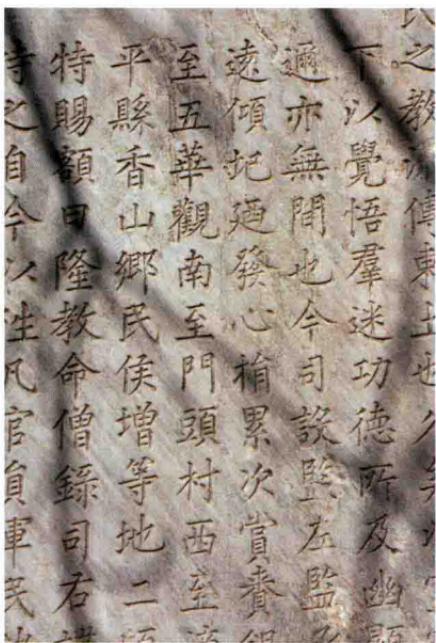
印刷装订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36千字
定 价 9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琉璃牌坊前的唐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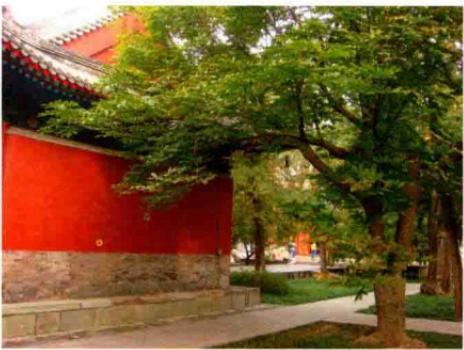
隆教寺石刻局部



三世佛殿前西侧的乾隆碑刻



铜磬清朝顺治十五年 卧佛殿



天王殿东侧娑罗树



同参密藏



万松亭、龙王堂与大磐石



十方普觉寺琉璃牌坊



卧佛寺巨大的石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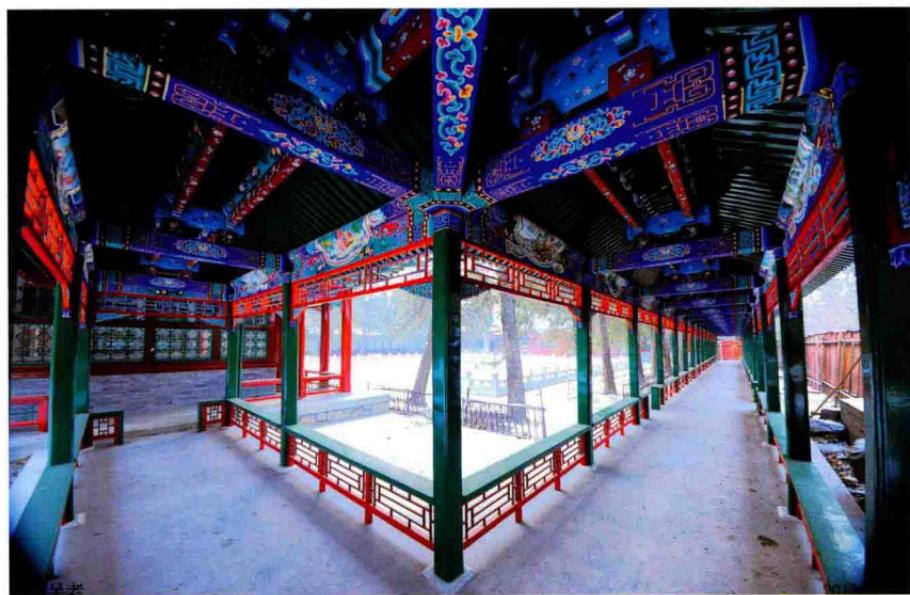
卧佛寺行宫（颐和吴老摄）



卧佛殿与殿前东侧的无字大碑



智光重朗牌坊



卧佛寺行宫之“古意轩”两侧的拐角廊和连接“含清斋”的长廊（颐和吴老摄）

由廣泉寺至臥佛寺

巖邊青竹低臨水
雲外嵐峯半入天
僧舍無人常寂寂
山門洞繞是寒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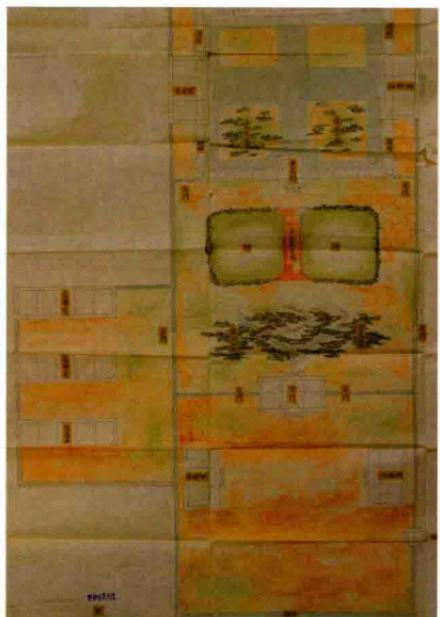
山寺晚景

岸積青苔厚
藤抽紫蔓長
徘徊風景異
飄賞對斜陽

題畫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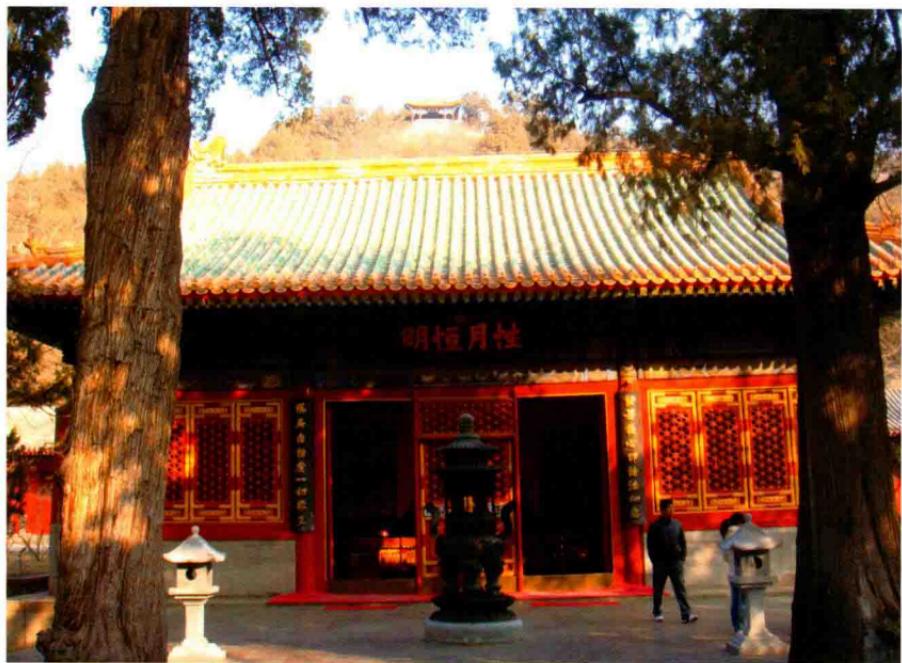
卷二十一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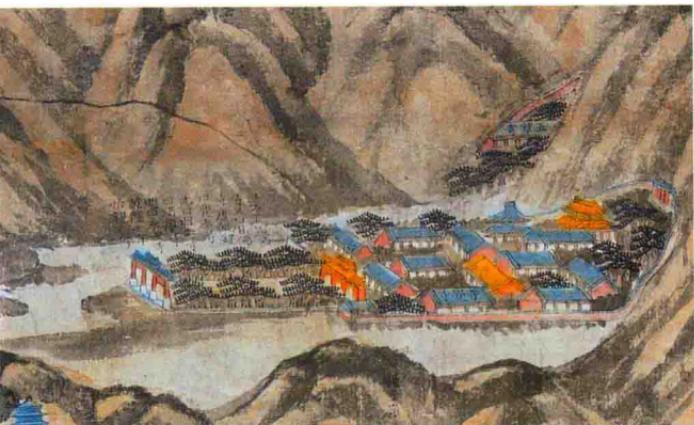


“样式雷”卧佛寺行宫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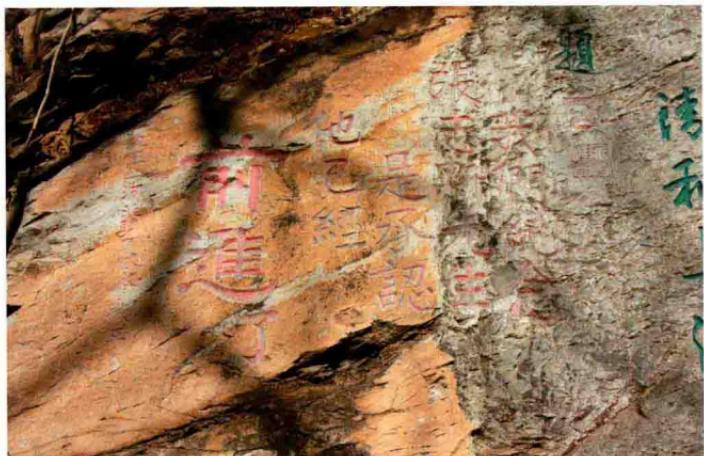
《康熙御制诗》中的咏卧佛寺诗



卧佛殿与寿山亭



国图藏“三山五园图”上的十方普觉寺



大磐石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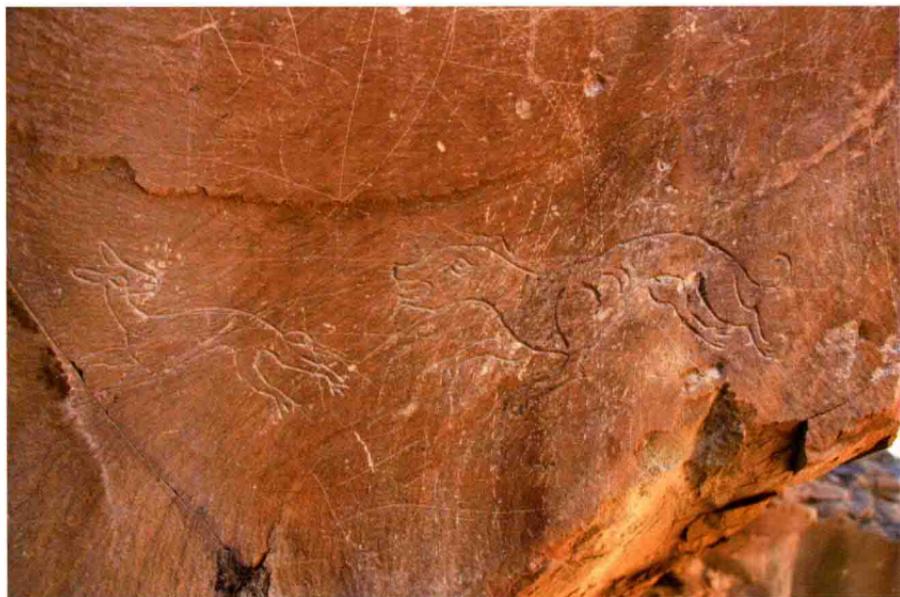
琉璃牌坊上的双龙戏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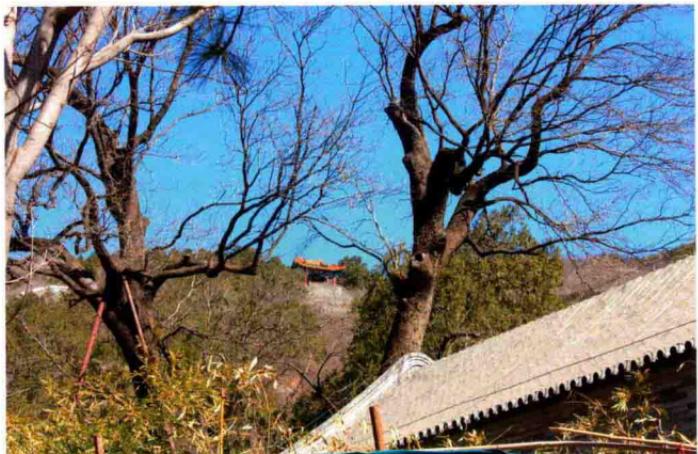
十方普觉寺天王殿东侧娑罗树与东侧廊式建筑



门头沟宝林寺超盛禅师敕谕碑



大磐石背面的石刻捕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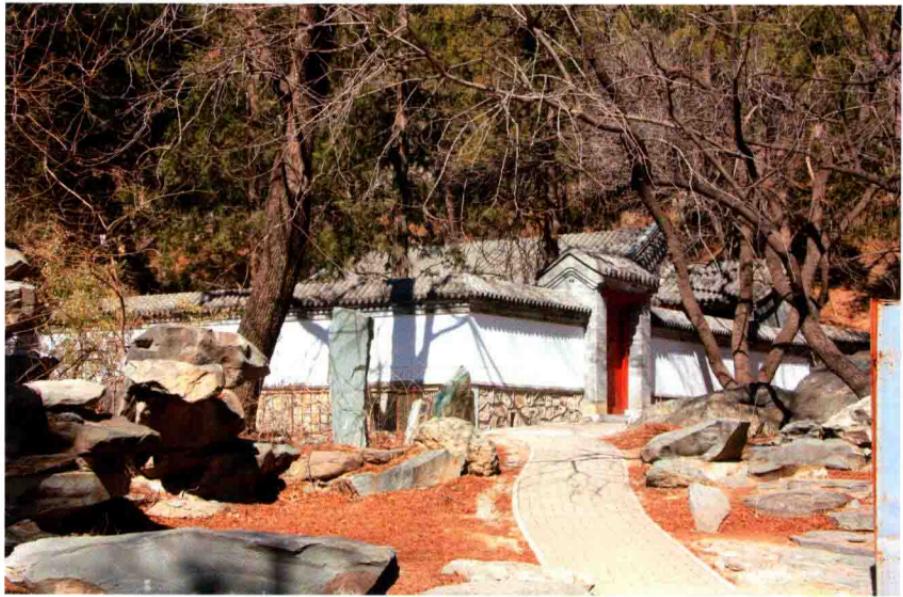
行宫院与寿山亭



三世佛殿内的乾隆塑像（顶盔掼甲者）



三世佛殿



龙王堂



月池与鼓楼

《海淀史地丛书》编委会

顾 问：崔述强 于 军 刘长利 傅首清
关成启 彭兴业 张宝章 胡桂枝
周来升 王珍明 王洪秀

主 任：孟景伟 高念东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河 王少谱 王宋文 艾春吉
齐 勇 张秀慈 张连秀 张源洪
李 强 苏文芳 邱如山 陈佳立
胥天寿 赵习杰 徐文华 高玉萍
蔡卫东 蔡景惠 戴道明

《海淀史地丛书》编辑部

主 编：李 强

副主编：王少谱 赵习杰

执行主编：田 颖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宁葆新 刘江英 张 超 陈 斌
周 勇 钟 冷 徐佳伟 戴金胜

执行编辑：周 勇

《海淀史地丛书》总序

海淀区地处京城西北部，水山形胜、人杰地灵，自然和人文特色资源丰富。依出土文物考证，距今 5000 年左右，海淀一带就已有人类文明的踪迹。海淀一词，最早见于 800 年前的元代。辽、金、元、明、清五代，海淀成为畿辅之地。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代帝王在此兴建离宫别苑，自清代康熙年间陆续建成著名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以及上百处王公贵宦的私家宅园。皇帝经常在这里居住、理政，海淀遂为紫禁城外又一全国政务中心。

自 1920 年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和其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海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源于海淀，清华园、燕园、西山等地有多处革命遗址。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香山工作约半年时间，海淀又成为继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之后新的革命圣地。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入驻海淀。海淀区域内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数百家科研机构和几十所高等院校云集于此，知识、智力、技术、人才密集，成为闻名中外的科技教育发达区。与此同时，在长达 40 多年的时间里，海淀始终是北京重要的副食品供应基地。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 1988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 1999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到 2009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同意海淀园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三十年探索、三十年飞跃，海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已成为自主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地，中国领先、世界瞩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引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海淀无疑将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发挥科技创新、示范、率先作用，坚持强化创新驱动，着力优化发展空间，加速推进三大功能区建设，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高科技核心区！

国运昌、史志兴。1996 年至 2004 年，海淀区编修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海淀区志》。在此期间，《海淀区志》编委会组织收集整理了许多具有存史资政价值的海淀地情史料，陆续出版了《海淀史地丛书》，共计 26 本，成为海淀区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亮点。

2010 年 3 月，海淀区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为更好地抢救、挖掘、保存和利用海淀区丰厚的史志资源，繁荣海淀文化，提升海淀软实力，我们将继续出版《海淀史地丛书》。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期望并相信，《海淀史地丛书》能为您了解海淀、认识海淀、热爱海淀、建设海淀提供帮助。

《海淀史地丛书》编委会

2016 年 2 月

旷古梵音

李明新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古老得令人惶恐；
这是一片神圣的净土，旷古的梵音穿透历史的烟尘和无计的岁月；
这里飞过的北雁，让帝王和百姓共同聆听它们掠过云空的长鸣；
这里静卧了几个世纪的古佛，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包容了苍苍莽莽的万物众生。

十方普觉寺是建造于寿安山下的一处千年古寺。寺建于初唐，这在北京数百所寺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的，卧佛寺是一座有着“大唐风度”的古老寺院。建于初唐的它，那时的正名叫做“兜率寺”。

“兜率”者何也？乃“妙造”之意，又作“三十三天最高天”，乃佛教内最高的层次。这里供奉依照唐僧玄奘从“西天”带回图纸雕琢而成的檀香木卧佛。

自此而始，卧佛寺揭开了绵亘千数年的历史画卷，一段段的传奇在这里上演：辽代的仙人骑着白鹿从这里去樱桃沟的白鹿岩修道养身，金代章宗皇帝的玉辇在侍卫们簇拥下，瞻仰古佛神光，到看花台，元朝的第五代皇帝“给钞千万贯”修建寺庙、铸造大佛，明代京师里的墨客文人乘驴携友徜徉于斯，写下美丽的诗篇，大清帝国的皇帝则修建了庄严的皇家行宫，赐予了无上的佳名……一切的一切使这里留下了威严皇

帝、风流骚人、虔诚香客的身影，有了所谓“环都城号为名刹者，曾不及是寺之光显也”的称誉。

自然，这里的历史上书写的绝不仅仅是荣耀和辉煌，战火和血腥也不时刻下它们的符号和印痕，不过我们没有掀开寺中华丽装设的表层，透过缝隙凝视那片血腥及隐藏的历史罢了。

精美绝伦的铜卧佛隐藏在静垂的宝幢后面，见证了那段耗费千万、历时数年的寺院大修。西元耶稣纪年1320年是大元的延祐七年，身为皇子的硕德巴刺继承大元朝皇帝位，是为英宗皇帝。嗜佛的英宗皇帝并不理解佛的教育内涵，他完全忘记了佛说的慈悲、得乐的思想，在国家统治并不繁盛、百姓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于是年九月下令在兜率寺旧址上修建“寿安山寺”。次年，朝中大臣索约勒哈达墨色、监察御使观音保等人“上章极谏”，认为“东作方始而兴大役，以耗财病民，非所以祈福也”。

固执的英宗不听劝谏，“杀索约勒哈达墨色与观音保，杖（成）圭、（李）谦亨，窜诸遐裔”。三个月后，“冶铜50万斤作寿安山佛像”，就是今天卧佛殿内的绝世稀品铜筑大卧佛了。

王朝更替的刀光剑影，是卧佛寺盛衰史上的常客。每一场战争后，寺院都会受到冲击，祈求佛法保佑的施主或死或逃，就连僧者，在文献中也是“饥僧二三人，守败椽”的悲惨形象。元代数位君主精心经营的西山名刹在元末战争的烈火中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而铜质的卧佛，不知是佛法无边，还是因材质原因，在一次次冲天的烈火中，依然完好无缺。160年后的明朝宪宗皇帝又说卧佛寺“规制悉毁于兵，漫不可考”，可以说为战争破坏寺院延续、发展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卧佛寺最后的辉煌是在清雍乾时期。雍正时期，怡亲王胤祥出资对卧佛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雍正皇帝赐名为“十方普觉寺”，并为每一院落题写匾额、楹联。此后，“十方普觉寺”就成为卧佛寺的正名。

才情傲世的乾隆皇帝自然不肯落于人后，他在明宪宗建宝塔的地方，建了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欣赏到的金碧辉煌的琉璃牌坊，还在卧佛寺的西面建设了西路行宫院。这位文采风流的皇帝还先后作了20多首诗，记述卧佛寺的历史和胜景。

天地同辉，卧佛寺不仅是不同朝代帝王们表演的舞台，各朝各自的文人墨客也在这里上演他们的悲欢离合。

空山寺钟是梵音，也是诗韵。大凡文学名家，都对悠扬的经诵、对寺院的林泉之雅心神往之。这其中的神机正如王士禛所言：“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寺院是让文人们真切可感的、空灵莹澈的艺术世界。于是，在卧佛寺史上和帝王足迹同行的还有文化大家们的绝唱：袁中道、文徵明、谭元春、朱彝尊、宋荦、张问陶等文坛耀星以诗作在古寺神会，以诗章展示才情。

清代画家郑板桥与卧佛寺住持青崖和尚的交往更可以称得上一段佳话，二人关系甚密，常一共品茶论诗，板桥有“夜深更饮秋潭水，带月连星舀一瓢”的诗句。

试想，一位是高僧，一位是高人，禅友加诗友，在朗朗秋月的夜晚，促膝长谈，天机融畅，该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风度啊！

庚子年（1900）年间，八国联军的战火不仅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三园，也对卧佛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三山五园内肆虐了几天几夜的熊熊火焰和城里不时传来隆隆的枪炮声，让寺僧们惊恐不安，《卧佛寺志》也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脚步中遗失了。

《卧佛寺志》，那是怎样辉煌的一段历史的记载啊！寺志遗失后，依托这座寺庙修炼真身的寺僧们，却再也没有补写、续写过寺志——那把火烧掉的不光是华美的宫殿，也烧掉了古寺的灵魂。

我是无意诋毁已经遁入“空门”的僧人的，因为，那一件件袈裟后面的，也是一具具血肉之躯。但是，在中国，一座寺庙自它建立后的第一任住持始，一任任衣钵相传的不仅仅是法杖的威严，更是一种独特的